

傲

工 人 的 旗 幟

蔡 勤 英 雄 介 紹

指示

故 意



覽 辭

華北總工會籌備委員會
太 行 實 業 公 司 總 司 理

工 人 的 旗 幟

華北總工會籌備委員會編

太 行 實 業 公 司 職 工 總 會 翻 印

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

太行實業公司職工總會贈

目 錄

一、工人的旗幟趙占魁·····	一
二、英雄營長，生產組織者袁廣發·····	一五
三、『砲彈大王』甄榮典·····	二一
四、女工的榜樣李鳳蓮·····	二六
五、馳名全東北的老英雄劉英源·····	三一

工人的旗幟趙占魁

趙占魁同志，是陝甘寧邊區農具工廠的一個翻砂工人。因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他認識到自己是主人翁的地位，所以他一貫的以新的勞動態度，自覺的愛護工廠，積極生產，提高技術，團結工人，老老實實的埋頭苦幹，一切爲了革命利益。因此，他就成了工人階級的模範榜樣。一九四二年，邊區總工會在各工廠裏開展了「趙占魁運動」，號召全邊區的工人向趙占魁同志學習。一九四三年，他被獎爲邊區特等勞動英雄。他始終總以新英雄的姿態，站在生產戰綫上的最前面。因此，趙占魁同志不僅成了陝甘寧邊區工人的一面旗幟，而且也成了我們全體工人的一面旗幟。

半輩子過着牛馬生活

老趙今年五十三歲，山西定襄人。小時，祖父只留下一畝墳地，土房七間。但到了父親手裏，這兩間破房又用二百吊錢抵押給人家了。那時，祖母去世，沒錢埋葬，父親逼得沒法，只得流着眼淚，寫下那張契約；死人雖然埋葬了，二百吊的高利貸却



壓在活人的肩膀上，你搭不上利錢，債主就可以隨時叫你從自己的房子裏搬出去呀！爲了生活，爲了給債主搭利錢，迫使一家人都過着牛馬生活。

趙占魁弟兄四人，他排行第三，老大老二都給人家當雇工，父親做泥水匠，一直飄泊在口外，就連鬚髮斑白的老娘，也得離開家給人家洗衣作飯，掙幾個工錢。趙占魁從十二歲起，也給人家當雇工。雖然全家勞動，但得來的血汗錢，除了還高利貸和繳租稅以外剩不了幾個，每天只能吃上兩頓紅高粱窩窩。因爲家中生活困難，四弟從小就送給人家了。

趙占魁十七歲那年，父親被塌下來的破窖洞砸死了。二哥聽到這個消息，連夜奔回照料，不幸又在途中過河遇險，被水淹死了。這兩樁慘痛的事情，特別刺激着趙占魁的心，他想掙扎一下，突破這個窮困的牢籠。於是就在這年離開了家，去給一個鐵匠當學徒，終年伴着風箱，鐵錘，飄走在口外的天鎮，陽高一帶。

封建社會的學徒生活真是想像不到的痛苦！晚上別人都睡了，自己還不能睡，早晨天不亮就得先起床。有一次，他病了，渾身沒有一點力氣，師傅還硬叫拉風箱，拉不上勁，又挨了兩腳。這樣，天天筋酸骨痛，一年得不到片刻休息，但一年的工資才有十二吊錢，剛够買五六斗高粱。三年的時間，每天就是給師傅拉風箱掄鐵錘，沒有學到一點手藝。

民國五年，口外鬧瘟疫，鐵匠散夥了，趙占魁只得流浪回來，到太原當泥水小

工。這時，他二十歲。後來在太原銅元廠提煉部當學徒，幹了八年。二十九歲到兵工廠學翻砂，又幹了六七年。

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，工作最多的時候，每月才十二塊錢，扣去伙食房錢，哪還有多少剩餘呢？工頭對待工人不當人看，動不動就罰工；上工遲到五分鐘，三次就罰半個工；病人不但沒人管，請不下假曠了工，一天就要罰三天。趙占魁是個老實人，又因為那可怕的失業的威脅，生活毫無保障，迫使他當牛做馬，一點不敢挑皮。雖然這樣，到三二年工廠縮減，他因為既沒人情，又沒錢活動，到底被趕出工廠的大門。三十七歲這年，就是他失業的一年！

三十八歲時，好不容易在同蒲路介休車站修理廠當了名鐵匠，幹了三年，每月工資九塊錢，老婆也得給人當僱工或到車站上揀煤渣，才能維持生活。

一九三八年初，日寇佔領了同蒲路，他和老婆失散，跟着鐵路工人一起，流亡到西安。這時，他聽說延安是共產黨領導的地方，是工人的家，於是他就在一九三八年五月，由一位鐵路工人的介紹，進了安吳堡青訓班的職工大隊，不久，就到了延安。

四十二歲才找到自己的家

趙占魁到延安，被分配到工人學校學習，這果然是一個自由幸福的地方啊！真使

他連做夢也沒有想到，過去活了四十歲，當了半生牛馬，連自己的名字也認不下，而今竟一個錢不花，管吃管住，進學校學本事；他非常感動，所以他積極學習，進步很快。在討論會上發言，他常常拿過去的苦難和今天的幸福相對照。舊社會的黑暗和罪惡使他痛恨極了！他說：「我的血快要被人擠乾了，而今四十二歲，才找到了自己的家！」

特別使他感動的，是首長們的關心和同志間的友愛。當時張浩同志常常找他們談話，問寒問暖，有點小病，就請醫生來看。他和另一個年歲大的工人老崔說：「什麼人待咱們這麼親熱過？共產黨的首長真像咱的親娘一樣！」

他處處表現得很好，積極苦幹，忠實革命，組織上看他够得上一個黨員的條件，就派人找他談話，徵求他入黨的意見，他一聽，就激動起來，他伸出兩隻枯瘦的手，對那位同志說：「共產黨要我這老漢麼？我又不識字，只有這兩隻瘦骨稜稜的手啊！」其實，何只這兩隻手，就連他的整個身體，因為舊社會的過度勞動，營養不良，也落得那個乾枯的樣子了。

這時，那位同志安慰他說：「老趙，無產階級就是靠兩隻手來創造光明世界的！」

這句話使他非常興奮，更堅定了他進步的信心。當年十二月，趙占魁同志就成為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了！

一九三九年春天，毛主席號召開展生產運動。他和老崔一同去找領導同志，要求參加生產，為大家解決工具困難的問題。張浩同志耐心的勸導了他許久，叫他好好學習。到六月間，邊區政府爲了發展生產，創辦農具工廠，調他去當翻砂工人，他高興的說：『這可有了爲黨出力的時候啦！』當他跟另外三個同學離開學校的那天晚上，張浩同志又把他們叫去，親切的叮嚀他們說：『工廠是公家辦的，它是爲人民服務的，也就是人民自己的工廠，你們都是優秀工人，要好好幹，好好愛護工廠』。

趙占魁同志把這些話一個字一個字的牢記在心裏了，並變成了實際行動。

像爐火一樣的勞動熱情

趙占魁到了農具工廠，先在翻砂股當化鐵工人，後來因爲他工作好，就當了翻砂股的股長。他在這裏一直幹了四年，他的勞動熱情總是像爐火一樣熊熊的燃燒着，永不熄滅。每一天，他總看守着熔鐵爐，熔化着堅硬的鐵塊，也正像他用高度的勞動熱情，融化着一切的困難一樣。因此，人們都說他：老趙是從火裏煉出來的！

化鐵是一種多麼艱苦的工作啊！特別在夏天的時候，頭上被炎熱的太陽晒着，守在兩千度高熱的爐子旁邊，還得穿起棉衣（代替石棉衣），汗水不停的往下滴着。吃飯的時候也不能停工，一面吃，還得一面工作。他常常不停的工作在十二小時以上。

他雖然四十多歲的人了，可是當他工作的時候就變得年青了！他從來不覺得疲倦，從來沒有叫過苦！

平時，他總是在打起床鐘以前就先起來，上工比別人上得早；下工時，他讓別人先走，然後把工廠巡視一週，看看工具是不是都放整齊了，有不整齊的，就一件一件的放好。他愛護這工廠，真和愛護自己回家一樣，他常常對工人們說：「工廠是公家辦的，同時也是咱們自己的，跟舊社會完全不同啦！」

每次下雨下雪，那怕是在漆黑的夜裏，只要天一陰，趙占魁一定要把大家叫起來，領着把院裏的工具、成品，都搬到避雨的地方去，一點不使他遭到損壞，搬不動的就找什麼東西蓋起來。他從沒有計較過工資，本來按照規定，加工是另加工資的，可是他不要，他說：「在外邊工作，累死的樣子還時常餓肚子，現在爲革命工作，有吃有穿，要那麼多的錢幹啥呢？」他也很少請假，甚至有了病也不去休息。

在四一年，他病了一個星期不能起床。頭暈，發高燒，不能工作，只好由他的學徒李有貴來代替看爐，可是李有貴加鐵加的過多了，爐裏化成了一個二三百斤重的疙瘩！趙占魁一聽到這個消息，便馬上從床上掙扎起來，拄着一根棍子，來到鑪鐵爐旁。但站不住，他就坐在地上看了一天爐，終於把那天的任務完成了。四二年四月，他幫助別人試驗彈花機，不小心把一個指頭軋壞了，軋出了兩塊碎骨頭，大家勸他休息，他不肯，自己把手包好，又用另一隻手照常工作起來。

四三年六月，有一次化銅，因為坩堝壞了，一鍋銅水（溫度在兩千度左右）一下倒在地上，一部份潑在他的右腳上，腳面馬上燒成焦黑！可是趙占魁同志，不但一聲疼也不叫，而且堅持不要別人扶，自己走到醫務所去。這種精神，只有戰場上那些「輕傷不下火綫，重傷不哭」的戰鬥英雄們，才能够和他相比！後來，工廠把他送到醫院去治療，延安各工廠、機關、學校都派人去慰問他，黨中央的鄧發同志也親自去看他，勸他好好休養。他收到的慰問品，簡直擺滿了兩桌子，還有一萬五千塊錢。可是，他把這錢全部獻給前方將士了，他說：「前方有許多同志在流血，比我更痛苦得多呢，我不算啥！」

到了六七月間，國民黨反動派企圖進攻邊區，當時他的腳還沒有好，正在醫院裏。他聽說了這個消息以後，要求馬上出院，爲了保衛邊區，就帶着傷站在他的工作崗位上了。

他處處表現忠於革命，愛護自己的工廠，那時，曾有些壞份子混進工廠，企圖破壞，鼓勵落後工人的怠工罷工。當時，他雖然沒有完全識別出那反革命的眞面目，但他却能站在一個黨員的崗位上，不斷的向那些反動的言論行動作鬥爭。他並且爭取了個別落後的份子站到正確的方面來。

趙占魁同志，爲了改進技術，提高質量，下了很大的苦工，不斷的耐心研究。拿化鐵來說，開始時，一斤焦炭能化一斤鐵，後來慢慢改進能化二斤半了。在成品的成

損比率上，由過去百分之六十的損壞，減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損壞。又如翻砂，最初用十分之三的焦炭麵，翻出的型鑄還很不光潔；後來改用十分之三的石炭麵，既省了錢，還使表面光滑好用。再如化鋼的罐子，是用坩土自造的，最初，一個罐子只能化兩次到三次，後來經過改進，能化到六次以上，提高了一倍。

熱心教育學徒，發揚友愛精神

老趙對待學徒，從來不擺一點架子，在他心裏，總有這樣一個信念：『多數會一個學徒，就多增加一份革命力量！』因此他也常對學徒們說：『我要認真教，你們要認真學，邊區跟外邊的舊天下是根本不同啦！』

每次開爐的時候，他總是一面工作，一面指點着叫學徒實地練習，什麼時候加炭加鐵，分量多少，風力大小，一遍一遍的耐心的給學徒們講解。有的時候，爲了準確，他叫學徒把炭和鐵用秤稱過以後，再裝在爐裏。在翻砂過程中，一發現什麼毛病，就把學徒集在一起，研究毛病的原因，告訴他們改進的辦法。老趙總是帶着慈祥的笑容和學徒們共甘共苦，生活在一起。有時，在工作時間內，有個別學徒偷懶，老趙就耐心的對他說：『過去在外邊工廠裏，爲了混飯吃，一天磨洋工，工頭來了就假裝着使勁幹一會；在咱們這裏可不同，工廠是咱們工人自己的，沒有領導人在，也要

自動的積極工作。」

有一次，一個學徒，一連好幾次把活都做壞了，老趙還是很和氣的告訴他：「同志！這是人民的財產，咱們要負責做好啊！」

就在他這樣耐心的培養下，好多學徒很快的都成為熟練工人了。使整個翻砂股的工作也大大改進了一步。

在生活上，老趙也處處十分關心他們，像關心自己的親弟兄一樣。有時自己拿出錢來給學徒買鞋襪，學徒們有了困難，老趙總是把自己的東西拿出來，分給大家用，因此，在老趙的包袱裏，很少有什麼多餘的，或者較好的東西。有時，因為工作較重，他看學徒們餓了，就一聲的不響的買些餅子來分給大家吃。老趙對學徒這樣好，所以學徒們也都是非常愉快的，都覺得在工廠裏和在自己的家裏一樣。工廠裏的人，都稱讚趙占魁同志說：「老趙是個忠厚老實人，自己生活簡樸，幫助別人可熱心，跟誰也合得來。」

老趙這種幫助別人，團結大家的事可太多了。

有一回，兩個工人因為一塊菜地爭吵起來，甲說地是他蓋前的，乙說菜是他種的，兩個人鬧的不可開交，老趙知道以後，就來調解，他認為地應該歸甲，乙種上了有些損失，老趙答應將來收菜時，從自己的地裏分一百斤給乙。這樣一來，兩個人都很感動，不僅不再爭吵，而且又互讓起來。可是收菜時老趙仍把一百斤菜送到乙回家

裏。

在廠裏，馬快忙了，他幫助馬快去鋤草，伙房忙了，他又幫着挑水，燒飯。他當「生活委員會」主任，把工人的伙食管理得很好，他管理工人合作社。這些事情，都是在生產以外的時間去作。因此，每天老趙都是忙得很，半夜才能睡覺。

老趙一切爲了大家，甚至把個人都忘掉了，這種精神真是值得學習啊！

一點一滴都是革命財產

過去窮苦的日子，使趙占魁同志養成了一個節儉的習慣，他把這個習慣一直保持著，在工人當中，他的積蓄經常是比別人多的，他看見有人糟塌一點東西，不論是公家的或是私人的，心裏就非常難過。

在農具工廠時，他看見伙房裏常把剩飯糟塌了，就心疼極了，幾次給伙房提意見，可是剩飯總是難免的，於是他想出一個主意，叫伙房把剩飯好好保存，留到下頓用油炒着吃，結果工人們都來搶吃這油炒的剩飯。計算起來，一個月就節省一石多糧。

每次從爐子裏倒出來的爛炭，他都用篩子篩過，把可以用的爛炭爛鐵都挑揀出來。他不光自己這樣做，而且叫學徒也這樣作。他對學徒們說：「自己要節省，對革

命的財產更要節省，一塊爛炭，一片碎鐵，都是不容易來的！」他發現幾年前的爛炭堆上，裏面有些生了鏽的碎鐵塊，他就利用休息時間，蹲在那裏用手邊扒邊揀，不一會兒就揀了好幾斤，接着他又發動學徒去揀，一天，就揀回了十幾公斤。這些東西雖不多，可是在當時邊區十分困難的條件下，這該是多麼寶貴阿！

在翻砂過程中，他要想盡辦法節省焦炭，因為這裏的焦炭太缺了，他要使焦炭發揮它的全部力量，於是就研究改進技術，整理爐子，和大家細心討論，果然，四四年十二月份，平均一斤焦炭化到三斤半鐵；四五年一月就能化到四斤半了！平均是化四斤。化多的原因，是焦炭好，風力大，這也是大家把工廠當成自己的家庭一樣，去努力提高技術，改進工作，把加鐵加炭的數量和時間配合適當的結果。

趙占魁把工廠的一點一滴都當成是革命的財產，並且極力的愛護它，不論大小，就是拉炭的大車在路上掉下了一塊炭，他也要揀起來拿到廠裏去。他工作不忙時把焦炭的大塊，小塊，碎末，分開來放，他說麻煩點沒啥關係，用起來又方便，又節省。

二十一 一個翻砂女工

一九四六年五月，蔣介石在全國發動大規模內戰的時候，上級給了趙占魁同志一個任務，要他組織一切勞力，製造地雷。

當時，工廠裏的翻砂工人很少，勞動力很缺乏，可是這是個戰鬥任務呵，必須要很快的完成這個任務。老趙想來想去，他想該把廠裏的二十一個工人的家屬組織起來學翻砂，這樣一方面解決了勞動力的缺乏，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她們參加生產，減少公家的負擔。可是，這個事一提，就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對，有的說，這些家屬婦女根本不頂事，有的說，辦不了事光添麻煩。有的工人也認為叫自己的老婆去作工有點丟臉，怕別人說他連個老婆也養活不起。

老趙的主意是一定的，在黨的支持下，他始終堅持着自己的意見，並且還向那些輕視婦女勞動的人作鬥爭。他有一個決心，一定要把這些婦女們從勞動中培養出來給大家看看。

老趙一個一個徵求她們的意見，動員她們，鼓勵她們，後來，女工翻砂隊真的組織起來了。趙占親自領導她們，教給她們技術，帶她們作工。不過剛開始的時候，是發生了很大的困難，這就是孩子問題不能解決，白天媽媽上工了，孩子沒有人管怎麼辦呢？如果大家都把孩子抱進工場裏，那就什麼工也幹不成了。於是老趙又不得不利用很大的力量來組織工廠的托兒所，他把孩子按不同的年齡分成三個組，由三個保姆來看管，保姆就是由這些女工輪流擔任的。這樣，孩子的問題解決以後，女工們的生產積極性自然就能發揮了，大家搶着工作，搶着學技術，開始先學打心子，做砂箱，慢慢的再端鐵水，化鐵，參加了全部的勞動。她們並且在趙占魁同志的影響之下，發

揮了高度的勞動熱情，日夜加工，爲着支援人民的解放戰爭。

就這樣，勝利的完成了製造地雷的生產任務，並且第一次試驗了組織女工生產的方向，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翻砂女工。

工人的旗幟永遠飄揚

數年來，趙占魁同志在戰爭的考驗中鍛鍊得更加堅強，他沒有因爲自己光榮而沖昏頭腦，也沒有半分的驕傲，相反的，他是更加虛心了，更埋頭苦幹了，他始終記着毛主席告訴他的話『要虛心學習』。

去年，他光榮的當選了參加第六次全國勞大的代表，大會上他被選爲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委員。從西北走到東北，這面工人的旗幟到處在飄揚！他每到一地，總是有很多的工人羣衆在熱烈的歡迎他，工人們都爭相和老趙握手，誠懇的要求趙占魁同志給他們講話，那怕是一句兩句也好。這種情形，老趙是十分感動的，他認爲像他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人，到處受到歡迎和尊敬，是使他很不安的，這是黨在十幾年來培養他的結果，自己只有更努力的工作，發展解放區的生產，更多的爲人民出力，才對得起黨！因此，他在每次給工人們講話的時候，總是以自己的親身經歷，來教育大家，鼓勵大家，努力工作，好好學習技術，以早日打倒美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！

趙古魁同志的成長過程，也是解放區工業建設和職工運動發展的過程，我們的工業是從無到有，從小到大，從鄉村到城市，從手工業到近代化的機器生產。趙古魁同志也是由一個普通工人發展成了全國工人的一面旗幟。他的新的勞動態度，無產階級的寶貴品質，要在新民主主義的生產建設中，不斷發展，使這面工人的旗幟永遠飄揚！

英雄營長・生產組織者袁廣發

當了紅軍

西北的特等勞動英雄袁廣發同志，是個不平常的人——，他是勞動英雄，又是個戰鬥英雄。

他是河南商城人，今年三十九歲了。從小，因為家庭人口多，沒房沒地，不得不去給人家放牛糊口，正月十五上工，一過八月十五，地裏活不多了，牲口用處不大了，就被地主輪起鞭子趕了出去，這又使他不得不一戶挨一戶，一村挨一村的去討飯，九年，他就是這樣活着。他十七歲上，到了孝感一個紡織廠當學徒，受盡資本家的封建壓迫。這種生活什麼時候才能到頭呢？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機會：一九三〇年，徐向前同志率領紅軍打孝感，他參加了紅軍。他說：『管他媽的，只要不受有錢人的氣就行！』

他當了紅軍，每次作戰都很勇敢，他常想：『爲了窮人，犧牲了也不算什麼』。

當了六年紅軍，從戰士升到營長，在戰鬥中鍛鍊得成了一個堅強熟練的指揮員，也成了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。

當了六年紅軍，打仗受了七次傷，最英勇的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，他們一過黃河就負了傷，沒有休息又參加石樓戰鬥，當攻打大西門的時候，一連三次都沒有突破敵人的防禦，於是改變了計劃，直接攻城，天黑了，他率領一連爬近城邊，他一個人，拿了兩隻手槍，身上纏了八個手榴彈，不顧敵人猛烈的砲火，他直往牆根前沖去，子彈不斷在耳邊飛過，嗖嗖的響，他沖到城根一鼓勁就爬上雲梯，當他的手剛摸到牆沿要上去的時候，一顆子彈打中他的右下腿，他從幾丈高的城牆上倒栽了下來，昏迷的摔在地上。

英雄營長變成織布能手

夏廣發同志七次負傷以後，身體很不好了，可是他還要求回前綫去。組織上不同意，決定分配他到紡織廠去，因為那裏已有七十多個女工，紡了很多毛綫，就是沒人會織，而這個紡織廠正是為前綫的將士們織綁帶的。他想，服從組織是第一。於是他交上了他的馬匹、手槍、勤務員，由一個營長變成個織布工人了。在這裏四個月，他自己學會了織毛布的本事，也教會了大家。

一九三八年六月他調到邊區黨校學習了。後來組織上要他和吳生秀同志去組織個雞民紡織工廠，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，西北高原第一個新型的紡織廠成立了。開始，工人和機器很少，技術很差，生產組織制度也很亂。他想，自己是工會主任，又是小組長，不懂技術，怎麼起帶頭作用呢？可是當時的工人中的行會思想很厲害，不是搶香就是拜把子，技術也很保守，比如工人崔襄鼎，他的技術最好，機子也按裝得好，產量多，他就是不教別人，袁廣發向他請教，他一轉身就走了，如果袁廣發在旁邊，他就兩隻腳躡起來，懶洋洋的唱起河南墜子。袁廣發同志是不灰心的，當老崔去吃飯的時候，他就仔細研究人家的機子是怎樣按裝的，很快，他就學會了，把廠裏別的機子也都改正過來。因此，袁廣發同志掌握了技術，他的數量和質量很快的就超過了那個姓崔的工人。

科學的生產管理

到了一九四一年，工廠的規模擴大了，有了五百多個工人，開動了一百三十多台機子。可是在生產管理上的毛病也就更顯得多了；組織龐大，勞動力沒有適當的配備，制度不健全，計劃不周密，工資不合理，檢查不夠等等。因此發生產量不高，質量不好和浪費等現象。袁廣發同志見到這種情況，再繼續下去就要把廠子弄垮了，於是

他積極的向上級提意見，要求改進。壞份子們說他『溜溝子』，吳廠長不在時，壞人當了權，撤了他的職。袁廣發同志一點也不怕，他知道這是民主政府的工廠，斷不能這樣下去的。有次洛市同志去檢查工作，發現了這些毛病，於是組織上命令他當工務科長，整理工廠的生產。那時，他對工廠的改進是下了苦心。用了比較科學的方法進行管理生產。

一、整理了生產組織，健全了各種制度——他把那些多餘的脫離生產人員減少了，分配到生產崗位上去。僅一個科就增加了二十多個人去參加生產。這樣使行政組織簡練，生產效率提高了。過去的勞力配備不適合生產需要的，也加以調整，如有的婦女和學徒每月才織兩個大布，生產的極少，還佔了工具使別人也不能生產，於是他有組織的把婦女和學徒去給紗、漂染、漿紗。因此，後來每月每人平均織到二十一疋大布了。在制度上，訂立了請假的規則，建立經濟核算和統計制度。這樣，克服了浪費現象，過去機油每月消耗二百斤，他親自試添了三個月，每月節省一百八十斤。裝病的，消極生產的現象也慢慢減少了。

二、實行了計件工資——過去工廠實行的工資制是『供給制』性的，因此，這正適合了一批二流子工人和消極怠工的份子，他們是『幹不幹，一斤半』，那時候這種人佔全廠的百分之三十。袁廣發同志就在四三年七月實行了計件工資制，二流子們都不贊成，頭一個月有三四十個工人的工資不夠吃，後來一個月比一個月強了，生產的

數量也多了，而且質量也好了。

三、生產有計劃——過去的生產計劃是廠長訂了要工人就去執行。袁廣發同志根據全廠的生產任務，按照人力、工具、原料、技術等條件，先作個具體計劃，經過上級批准，經過工人們的詳細討論，再去實行。這樣，工人們自己去實行自己討論出來的生產計劃，幹起來是有勁的。他並且定期實行檢查。也是讓大家開會進行檢查，這就保證了生產的質量好。

四、作好了教育工作 and 福利工作——對於工人教育，除了個別人實行個別談話以外，廠裏出版了『工先報』，在報上批評不好的，表揚好的，收到效果很大。他爲了改善工人生活，成立了職工合作社，組織起家屬生產，工人的生活改善了，就安心工作了。

由於袁廣發同志的努力，四年半中間，這個小工廠由一萬塊錢的資本，發展到六萬萬六千零十八萬元，由吳生秀他們很少幾個人擴大到了五百多人。由於他們的努力，給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家務。到四七年的時候，袁廣發同志已由工務科長升任廠長了。

戰鬥、生產中考驗出來的英雄

袁廣發同志是從戰爭中和生產中考驗和鍛鍊出來的英雄，無論到那裏，他都表現

出工人階級的英勇和刻苦的精神，一九四七年，胡宗南向邊區進攻了，工廠不能生產了，於是他這個廠長又成了工人游擊大隊的隊長，四百多個工人戰士，跟他一同轉戰在敵人的後方，他們幾次和敵人遭遇，打退敵人，完成了上級交給他們的任務：保護各工廠轉移，配合主力作戰，安定民心。並且，數月來，他們一個也沒有傷亡，仍然保存好這批生產戰綫上的主力軍。

打了仗又搞生產，不久他又當了民間紡織廠的廠長。

由於索廣發同志的積極負責，忠實爲人民服務，四八年春，他光榮的當選爲勞大代表，參加了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。他每次講話總是說：「不是毛主席的領導，我就不会有這個時代啊！」

『砲彈大王』甄榮典

學徒二年成了英雄

軍火工人甄榮典，是晉冀魯豫邊區的特等勞動英雄。他在一九四〇年去軍工部當學徒，在抗日戰爭當中，在殘酷的戰爭環境和數不清的困難裏，他被鍛鍊成工人階級出色的人物。邊區第一次勞動英雄大會上，當選為全區勞動旗手。因為他在『車』、砲彈的彈帶，創造了七十五秒一發的驚人紀錄，大家贈給他『砲彈大王』這個光榮的稱號。

甄榮典同志為什麼會成為全解放區聞名的英雄人物呢？當你知道他是一個共產黨員的時候，就不會奇怪了。在黨的領導和教育下，甄榮典對革命有高度的信心，能够克服千難萬苦，用功鑽研；並且什麼地方艱苦他就到什麼地方去，什麼工作困難他就幹什麼工作，每當他回想起過去的生活的時候，他就會告訴你：『我們工人，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有出路。』

甄榮典同志是河北省唐縣人，從小家裏就窮，父親給人家種地，母親賣豆腐。他十六歲上就給地主當僱工，每天吃糠疙疸，有時候吃一頓小米飯就算過年。那苦就不用說了！十七歲，生活逼着他跑到粵漢鐵路當築路小工，天不亮就開山，幹了整一年半沒落下一個錢，到頭來是要飯回到家鄉。

抗日戰爭爆發以後，他在地方上參加工作，當過青年自衛隊長。四〇年，到太行軍工部當學徒，因為他飽嘗了舊社會的辛酸痛苦，一進軍工部就看出革命的好處來，他到機工上當學徒，同志們都熱心的教這教那，還幫助他學文化。在他刻苦用功，努力學習下，進步很快；他具備着無產階級的優良品質，常常站在最艱苦的生產崗位，他能自覺的想盡一切辦法來完成任務，並爭取超過任務。這樣，在短短地兩年過程中，他由一個普通的學徒變成轟動全邊區的特等勞動英雄。

埋頭苦幹，多想辦法

甄榮典同志開始學徒生活的廠子，就是有名的黃烟洞兵工廠。那裏不光是沒有電力發動機，沒有鐵路，甚至連最原始的交通工具——獨輪車也不能通行。動力是山澗溝的流水，鋼的唯一來源是敵佔區的鐵軌，輪帶是用麻繩編成的，鐵刀只能在尖刀上鐸上小指甲蓋那麼一點點『鋒鋼』。就在這樣的困難條件下，我們的英雄——甄榮典

和他的戰友們，在日夜製造消滅日本法西斯野獸的砲彈。

在砲彈生活的整個過程中，最吃力的勞動就是「車」彈帶。不光是每一秒鐘要雙手使上渾身的力氣，並且又學不到更多的技術。因此，旁人都不大樂意幹這個活，說「身體受不了，沒進步。」可是甄榮典不這末想，他堅持這個工作，不要求調動，他說：「是革命工作都需要人幹。只要對前綫有利，我就幹下去。」

在上級號召支援前綫，開展「新勞動者運動」當中，第一個月任務落了空，每人每天產量只是幾十發（小砲彈）。第二個月任務又沒有增加，要這樣下去，運動就擱不起來。甄榮典想了又想，於是提出了意見：

「上級給訂的計劃，工友們總覺得那是上級的事，完不成也不能怪咱。要是由工友們自己來訂計劃，要完不成就會感到這是自己的責任，不管怎樣也得想法子。」

這樣，由工人們一討論，果然大家說「可以完成！」甄榮典所訂的計劃，在運動中起了帶頭作用。他每天創造着新的紀錄，掀起全廠的競賽熱潮。一百發，二百發。……最後一般熟練工人提高到三百多發。而甄榮典同志，在同一時間內創造了四百八十發的最高紀錄，平均每發用七十五秒鐘。

結果，全廠產量超過任務一倍以上。甄榮典同志也得了「砲彈大王」這個光榮的名號！

帶頭作用，不怕困難

四五年上級爲了培養甄榮典的技術，把他調到試驗所。可是日子不多，他又被調到了『八二』砲彈廠。原來軍工部新成立了這個廠，開工二十多天，看着人們也很忙，就是不出活。甄榮典去了，第一天就做了四十五個，比別的工匠超過一倍還多。第二天他又出到五十個，不久到了八十個，最高紀錄是一百三十五個。別的王友在他的影響下，也由二十多個提高到八十多個。

領導上常說：『有甄榮典，任務就有了保證。』

在抗戰當中，每一次反『掃蕩』到來，甄榮典同志都積極帶領大家埋藏機器，並且想了各種辦法偽裝，不讓革命財產受到一點損失。情況緊張了，他又成爲英勇的自衛隊員，不怕任何犧牲和日本鬼子戰鬥。四〇年反掃蕩戰中，一千多工友在華龍山（山西榆社）和鬼子遭遇，他和二十三位自衛隊員掩護全體突圍，終於衝了出去，轉危爲安。在那些日子裏，他們露宿在冬天的山野，吃生土豆，吃苞谷甗子，可是甄榮典照樣的在山上翻上翻下，放哨警戒，偵察敵情。爲了全體的安全，他忘了自己。

反『掃蕩』勝利結束後，大家回到了黃烟洞，一看，完了！工廠被敵人破壞的二乾二淨，房子燒光，一片荒涼！有的工友灰心喪氣了，說『這麼高大的深山裏，賽過

鋼牆鐵壁哩，鬼子都能打進來，還有什麼地方能擋住敵人呢！』有的說『這還有什麼幹頭！』甚至有的說『抗戰抗不下去啦！』可是我們的共產黨員甄榮典同志，絕不在困難前面低頭，他說：『革命就是這樣。燒了房子算啥，垮了再幹！』『機器就是兩隻手，要沒了手那才成了廢人啦。』在重建工廠的工作中，他走在頭裏，壘牆抹泥，安裝機器，四十天的復工計劃二十天完成！

緊密地聯系羣衆

甄榮典同志當選爲勞動英雄以後，他更加虛心了，他認識得很清楚，『沒有革命就沒有我今天。』他和大家說：『要是沒有大家努力，我也成不了英雄。大家都是真正的英雄，我不過是大家培養出來的代表罷了。』在日常生活，工作和學習中，他時刻緊密地和羣衆聯系在一起。

四八年他當選華北工人代表，出席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。全國總工會成立，他當選爲執行委員。就是在開會期間，他也是一有空子就學習新的技術。世界勞動青年大會（波蘭首都）開會時，他作爲中國解放區青年工人的代表去出席。

女工的榜樣李鳳蓮

李鳳蓮，是陝甘寧邊區有名的勞動英雄，陝甘寧邊區的參議員，出席全國六次勞動大會的光榮代表。更重要的，她還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。她生長在陝西靖邊縣一個貧農家庭，十三歲就當了童養媳，過着人間地獄的生活。那麼李鳳蓮為什麼會有今天呢？她會回答你：「要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，不要說我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光榮，恐怕連我的骨頭也沒有了。」黨培養了她，她也給黨的事業貢獻了不少的力量。

找到了共產黨

李鳳蓮十四歲的時候就參加了革命。

一九三五年秋天，革命正鬧得熱鬧的時候，她還在過着童養媳的痛苦生活。而這時她的婆婆對她管理得更厲害，不准出門，不准開會。村裏選她作兒童團長那天，婆婆把她像囚犯一樣關起來，整天不給她飯吃，李鳳蓮的母親在她十三歲那年就活活的餓死了，兩個姐姐早出了嫁，因為日子沒法過，父親只好領着小弟弟給人家作長工，明知李鳳蓮在婆家受苦也顧不上。她姑母看着孩子太可憐了，多次央求，才准許她

到姑母家住幾天。在到姑母家的第三天，區上來了一個紅軍女宣傳員，一到村裏就召開大會，號召大家鬧革命，並給李鳳蓮捎來一個口信：她二姐已經從婆家逃出來，參加了紅軍，叫李鳳蓮也逃出這個家，參加紅軍去。她聽着，她想着，在她慘白的臉上，第一次出現了喜悅的紅光。

『我也行麼？』『能行！』紅軍女宣傳員肯定的有力的答覆她，那天的晚上，李鳳蓮離開了人間地獄，和那個女宣傳員走向新生光明的大道。

服從組織，熱情工作

李鳳蓮參加紅軍以後，她就熱情的工作，最先是在供給部的工廠裏買菜，作飯，什麼活她都幹，却從來不說一句受累的話，一九三六年的夏天，調到被服廠作女工，開始什麼也不懂，她就埋頭學習，有時連飯也顧不得吃，不到三個月，什麼裝衣服，行衣服啦，鎖扣眼她全學會了。並且作得又快又整齊。一九三八年她被調到中央印刷廠摺書頁，這項工作對她是非常生疏的，但是她的工作熱情却飽滿萬分，不到一年，她的成績成爲全廠的最高紀錄，別的工人每天最多摺到兩千多頁，而她每天至少也要摺到四千五百多頁，全廠工人都很羨慕她，她很虛心的說：『我年輕什麼都不懂，我只知咱們要革命，就得埋頭苦幹，組織上叫幹什麼，就幹什麼，還要幹好才行』。就在這

年，她光榮地加入了共產黨。一九四零年的冬天，中央印刷廠成立了托兒所找不到保姆，想調她去，因為她是一個正式工人，怕她不願意去，但是和她一談這事，她馬上表示毫無意見，並且很高興地說：「給革命養養後代，那個不樂意呀！」這個托兒所一共有二十多個小孩，除了李鳳蓮外，還有五個保姆。這件工作是非常艱巨的，要給小孩喂飯，還要接屎接尿，特別是夜間，不能安穩的睡覺。別人都厭煩這個工作，尤其是保姆李秀英更常常說怪話，工作消沉，對組織上分配的工作不滿意，李鳳蓮却完全相反，她非常安心自己工作，什麼事都搶着幹，她常常說：「我是很喜歡這個工作的，說累吧！比起戰士打仗和工人作工是輕得多了，說是髒吧！那一個人生下來不拉屎拉尿呢？這是最偉大的工作，將來這些小孩長大了，給革命作了大事情，我們作保姆的是多麼光榮呀！」由於她以身作則的教育，其他五個保姆也都安心工作了。過了一年，這二十幾個小孩長得又白又胖，小孩們的父母看了都高興。已故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鄧發同志，在檢查工作時也很感動，給李鳳蓮一張獎狀，上面寫着：「勞動英雄，又是革命的賢妻良母」。

努力生產，幫助別人

沈桂蘭是中央印刷廠的一個女工。人長得倒還聰明伶俐，工作也還說的過去，就

是有一件毛病——吸大烟。一個月的工錢，不幾天就吸光了，臉上老是黃溜溜的，身上也穿的破破爛爛的，房裏更弄得像茅房一樣，什麼味道都有，工人誰也不願理她。有些人甚至認為她是一個不可救藥的人。可是李鳳蓮却不這樣想，時常接近沈桂蘭，大家認為李鳳蓮這樣作，是出力不討好的事，就連沈桂蘭自己也感覺到奇怪，別人都都不接近她，爲什麼獨有李鳳蓮接近她呢？有一次她這樣問：「人家都嫌我髒，爲什麼你不怕呢？」「就是因爲你髒，我才來呀！」李鳳蓮笑着說，並對她說：「你要生活過得好，你要叫大家瞧得起，就只有把大烟癮戒掉，我知道你從小就吸起，一時戒不掉，但是只要你有決心，我保證一定可以戒掉。」沈桂蘭很感動，這些體貼真誠的話，從來沒有人對她這樣講啊！以後沈桂蘭戒了烟，臉上漸漸紅了起來，身上也穿了新衣服，房內也乾淨了，工作上還受到廠裏的表揚。

一九四二年，李鳳蓮同志又調到被服廠，全邊區展開了勞模運動，各工廠都在響應，到處工人在競賽，李鳳蓮更奮不顧身地幹起來，在一九四三年，別的工人每天最多鎖扣眼二十多套，而她每天至少做四十多套，不但成了全廠的最高紀錄，也成爲全邊區的最高紀錄。在一九四三年全邊區的勞模大會上，當選爲女勞動英雄。

一九四四年十月，被服廠搬到七里舖，離集市很遠，大家都感到買東西不方便，李鳳蓮看到這一點，就積極向廠裏建議組織合作社，廠裏對這個建議認爲很對，因爲沒幹部，又沒資本怕辦不好，看到李鳳蓮對這工作挺熱心，說：「你有辦法，你就辦吧。」

「李鳳蓮這樣說。『只要組織上同意，我想我一定能辦起來的』。當天就找了幾個積極份子，湊了三萬塊錢，工廠又借給了三萬塊錢，這個合作社就開辦起來了，因為價錢比外邊便宜，又不跑路，大家都感到十分方便，入股退股手續簡單，月終可以分紅，另外還抽一部紅利來救濟工人中的老弱殘幼，有時工人結婚或生小孩，還要送禮祝賀。大家紛紛入股，連最愛化錢的工人也節省下錢來入了股，大家都說，『李鳳蓮想的辦法真好』，毛主席曾獎給『努力生產。幫助別人』的錦旗。」

參加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

去年八月一號，她到哈爾濱參加了六次勞大。這一面光輝的旗幟從晉綏飄到東北，到處受到熱烈的歡迎，在對記者談話中，她說到她這次參加大會的感想，她說：「這一次我走了一萬多里路，從關裏到關外都是解放區，這說明共產黨領導的好，共產黨能把舊社會看不起的窮家的女兒培養成爲勞動英雄。像我這樣的婦女在舊社會有的自殺，有的被打死，有的被拍賣，而我何等幸福，因爲我生在毛澤東的時代。」

全國總工會成立了，她當選爲候補執行委員。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全國民主婦聯籌備會成立，她又是大會籌備委員之一。

馳名全東北的老英雄劉英源

把技術貢獻給革命

老英雄劉英源，全東北解放區都聞名。他是電業局發電廠的，今年五十整了。他對哈爾濱市電業建設，有很大的貢獻。

在第二屆勞模運動開始的時候，他說：『增加發電量就是多給前綫一些支援，我們得多想辦法，我看必須增加機械的效能。』

首先，他號召刷洗使用了好久的一號發電機復水器，並主張用人工法來代替鹽酸。由於他各方面的細心研究，這件很艱苦的工作，終於勝利完成，給公家節省了一百多萬元。

在龍井拆鍋爐的時候，把二十噸的固定子吊起來，離地有二米高，突然滑車發生事故，回輪子眼看就要落地，如果落下太快，就有摔壞的危險。這時候劉老英雄奮不顧身的跳到滑車上面，用胳膊一下把鐵鏈子擠住，這樣，回輪子才安然的落下來。換

救了這座發電機。革命財產保全了，可是劉老英雄胳膊上的皮肉也摺破了。

從龍井完成任務回哈後，聽說六號發電機在十五個汽壓以下，時常發生停電的毛病。他了解了情況，仔細檢查和研究，發現了調速機外殼有了破裂，修好以後，停電的現象沒有了。他又見到三號鍋爐配給不良，高壓蒸汽經過總管時，要來運轉一、二、三號發電機，則壓力相差太大，不能運轉發電。經過他的核計，另外安設了一個高壓連繫汽管。如果五、六、七、八這四個鍋爐發生故障，三號鍋爐可以單獨供給一、二、三號三個發電機並列運轉。發電的蒸氣這樣設備，比舊有的設備能多增加發電量二千多基羅。

北安發電廠透平機發生了毛病，該廠工友到哈爾濱去研究修理的辦法，劉老英雄知道了，就到北安去幫助修理，他不分日夜的突擊，很快就修好了。北安電業工友們贈給他錦旗一面，上面題着『技術之光』四個大字。

他在龍井工作的時候，工人中有幾個壞蛋份子，他帶頭把他們清除了。對這些壞蛋，劉老英雄是『疾惡如仇』的。他不能讓他們破壞人民的利益。

勞軍的時候，他不光自己拿出錢來，並號召大家捐款。他說：『我們多多幫助軍隊，前方多打幾個勝仗，就多消滅幾個反動派！』

劉老英雄是有三十三年工齡的老工匠，在長期的勞動當中，積繫了很多經驗，熟練的掌握了技術。他曾多次的解決了汽機作業中技術上的困難。他的這些技術，已

經和無產階級高貴的政治品質結合起來。所以他在公用企業中，成爲趙占魁式的人物。

兩次當選勞動英雄

哈爾濱市公用企業第二屆勞模大會的時候，劉老英雄談過他思想轉變的過程。

他說：「四六年四月二十八，八路軍進了哈爾濱，我一看，衣裳稀破，武裝也不齊備；當時聽說國民黨中央軍都是『美式化』，所以就看不起八路軍。正好那時廠裏也住着軍隊，他們對工人和和氣氣，借啥還啥，生活非常艱苦，可是那時我的思想還是：『不管你怎麼樣，反正誰來我給誰幹活。』」

五月裏齊局長來了，給我們講話說：「工廠是我們大家自己的，大家看，不管那個科長股長不好就提意見。」又說：「共產黨八路軍是給窮人辦事的。」我心裏想：「財產是國家的，怎麼能成了咱自己的呢？反正都是給中國幹活，我幹活，你給錢，不管你那黨那派。」

八月裏，電業局分配房子，我也得着啦，我一看這房子，以前都是官兒住，今天給了我們啦，我就心思不大離兒，八路軍許是給窮人辦事的。

一天，局長和各首長來問我們：能不能把三號發電機修理好？當時我們都沒有信

心，首長們就鼓勵我們，還說修好了有獎，工友們大夥一想，修好了還能得獎，就說「好，幹！」等到修理好了以後，果然政府傳令嘉獎，受獎的時候，我們和各首長平起平坐，當時我就想：「八路軍說話真不撒謊，過去那有這樣的事！爹死在炕上都沒棺材哩。」這時候我被選爲二等勞動英雄，心裏非常高興，覺得光榮的了不得，回到家裏給老婆說：「這回我當上英雄，你也成了英雄的太太啦，多光榮！」我老婆也高興的笑了。

後來，又修五號發電機，和呂永津等工友一起研究辦法，局長給我們說：「你們有辦法，就盡量做吧，這是咱們家的機器，錯啦也不怕，壞一回有一回的經驗。」這樣一說，就給大家撐了腰，大夥一齊動手，到底把五號發電機也修好了。同時我也被選爲一等勞動英雄，又得到政府傳令嘉獎。我又想：過去不管你受多大累，都算瞎噓，廠裏知道也不會給往上報；現在幹點活兒，連政府都知道了。劉市長來到廠子，不管我滿手是油，走來就和我親熱的拉手，問廠子工作累不累，遞烟給我抽，過去那有這個事呀！再說局長吧，生活是那樣堅苦，人又樸實，和工友們一樣吃高粱米，窩窩頭。這給我的感動很大。

我認識了：真正能提高我們的技術，能看得起我們黑手爪子的，只有共產黨。

『共產黨是真正工人階級的黨』

五號發電機運轉了一個月又壞了，我心裏很不安，曾經兩宿沒睡好覺，想修理的辦法。首長來找我，心裏怕挨說（受批評），可是見了面首長還是那樣親熱，說「壞了不要緊，再想法修，這是經驗，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技術。」我一聽就高興了，又想了一個辦法，就是把五六號發電機合併起來，看是不是行，號召大家幹的結果，竟真的成功了！

從這時候起，使我認識到：共產黨是信賴工人，依靠工人的，是真正工人階級的黨。我的思想也就堅定了：永遠跟着共產黨走。

四八年他當選出席全國六次勞動大會的代表，並被選為全國總工會的執委。同時又是東北總工會的執委。

一九五三年 八月 廿 六日

